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三十八上下　子部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蒲熇

說郛卷三十八上　　　元　陶宗儀　撰

白獺髓　張仲文

寧廟朝禹文虎知貢舉日以天子大采朝日為賦題試貢士而舉人困厄於此學舍皆嘆怨後文虎因作西湖放生池碑誤引故事及上殿墮笏失儀兩學齋舍袅金作緣帳贈教禽獸伎人趙十一郎寓意以譏之其中有云鼠猴搢笏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愧禽鳥認書而咸知

所出入反不如後伎人因從官梁季珌沈作賓沈詵輩與髙君會于官苑名至呈伎因以此帳張于園髙君見之曰此必淳為之耳淳台州人後於毛自知榜第三名及第

嘉定丁丑九月臣僚奏孔煒罷知髙安孔本三衢人乙亥生仕至都官以女為門人鄭復禮盜去遂有此玷復禮乃永嘉士人因善醫而為孔門館賓與諸子游惟館于民家先數日前因見行都博雞者行都以三文十純博雞并錢復

禮博之以骰錢祝之得純成欲盜此女隨手得純字更借取一祝再博而又純漫遂因孔君奉祭牙齋壇是夜復禮遂盜此女令弟孝禮携往姑蘇逮曉本家覺復禮與諸子責督警捕人根緝後以復禮之館媪告獲復禮孝禮俱徒刑編置而此女姑免刑押歸本貫且復禮初以博錢卜其吉凶或者謂使其當時不博得成或無此禍殃不知造罪背理豈有幸免而鬼神亦得陰治之故使之博成而作成其罪矣且夫帷薄之閒不謹不嚴豈

特孔氏之家乎皆托於報緣恐未當理

慶元間有士人姜夔上書乞正奉常雅樂京仲遠承祖主此議送斯人赴太常同寺官校正斯人詣寺與寺官列坐召樂師賫出大樂首見錦瑟姜君問曰此是何樂衆官已有謾文之歎正樂不識樂器斯人又令樂師曰語云鼓瑟希未聞彈之衆官咸笑而散去其議遂寢至今其書流行於世但據文而言耳

紹興初行都童謡曰洞洞張河爺娘一似六軍之教場

忽民間遺火自大瓦子至新街約數里是時皆葦席屋後嘉泰初童謡曰掀也又曰火裏此銀匠諺語大小皆語及此忽季春楊浩家遺火自龍舌頭山延燒至艮山門外船塲自南至北僅五十餘里楊浩父子偕竄海南其時守臣趙善堅殿帥吳曦步帥夏侯恪因是罷去紹定初御街中瓦前賣團子者目為三火下店如此兩三處先因鄭德懋家遺火焚燒中瓦及御街數千家時有錦城佳麗地紅塵瓦礫塲之語後三年間中瓦後娼

戶李博士家遺火焚燒中瓦及大街十餘家是夜在家飲酒者府吏王德用連坐被罪至四年九月間李博士橋王德家遺火自北而南焚燒至前湖門外方家峪山亦僅五十餘里宗廟百司一夕迨盡中瓦又為灰燼此三火之讖明矣王德取斬是時守臣林介殿帥馮摶步帥王虎因是罷去

嘉定間外患交攻廷臣有以和戰守三策為言者謂戰為上策守為中策和為下策是時胡榘侍郎專主和議

會入朝時四明袁燮侍郎與胡公廷爭專主戰守議仍以笏擊胡公額遂下侍從臺諫集議後袁君以此辭歸太學諸生三百五十四人作詩以送袁君曰天眷頻年惜掛冠誰令今日遠長安舉幡莫遂諸生願祖帳應多行路難去草豈知因害稼彈烏何事却驚鸞韓非老子還同傳憑仗時人品藻看今江東倉使狀元公甫即其子也

秦檜師垣故第即今之德壽宮西有望仙橋東有升仙

橋後紹興末年師垣薨適值天府開浚運河人夫取泥盡堆積府墻及門有無名人題詩于門曰格天閣在人何在格天閣乃高宗宸翰賜秦檜之家一德格天之閣偃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於郿塢貯黃金笑談便欲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濘積墻陰韓侂胄平原甲第即瑞石北阜為第後開禧末罪逐後改為寺監齋舍生有題二絕于壁曰掀天聲勢秪氷山廣厦空餘十萬間若使早知明哲計肯將富貴博清閑花柳

依然弄曉風才郎袖手去無蹤不知郿塢金多少爭似盧門席不重兩詩皆用董卓郿塢事然權勢所歸之地古今皆然也

趙從善尚書自號無著居士家居吳郡從善尹天府日招郡學喬木在家塾訓子希倉而喬生者實無所知乃饕餮人爾不能責成其弟子但委靡依隨而已忽敎希倉以旦望祠孔聖令匠依公庠釋菜儀制鑄造禮器等依奉常行禮同里黄子由尚書聞之欲發譴會從善知

悉令毁棄而逐喬生後希倉公倅紹興日令庖人造爆子茄子欲書判食單問廳吏茄字吏曰草頭下著加即援筆書草下用家字乃蒙字郡人目曰爆子蒙會稽郡治有賢牧堂謂范文正公趙清獻公翟忠惠公朱忠靖公趙忠簡公史越王張毘陵守像民祠之從善嘗帥浙東日使門吏諭耆宿經倉憲兩司陳乞以州治賢牧堂增從善像兩司一時奉承從請既成有郡士朱萬年題詩于堂曰師垕使衆作祠堂要學朱張與鄭王大風吹

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説短長

行都人多易貿乏者以其無常産且夫借錢造屋棄産作親此浙西人之常情而行都人尤甚其或借債等得錢首先飾門户則有漆器裝折却日逐糴米而食妻孥皆衣敝衣跣足而帶金銀釵釧夜則賃被似此者非不知為費欲其外觀之美而中心樂為之耳其語言無實尤可誚如語年甲則曰本末語居止則曰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差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遣如此等澆薄之

語甚多

嘉定癸酉臣僚奏請禁止都城青蓋兩學俱以皁蓋出入而天府又復禁止忽有外郡參學士人入都不知所禁被獲入公府士人乞供對而書詩曰冠蓋相望古所然易青為皁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蓋何不多多出賞錢州府遂決捕人遣之然皁蓋終非中都所宜用者

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人賣

傘不由裏面後寧宗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為婕妤平原特以為親屬偶值真里富國進馴象至平原語公瑾曰不聞有真里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楊國忠平原雖憾之而無罪加焉

有一世賞官王氏任浙西一監當初到任日吏輩來獻錢物幾數百千仍白曰下馬常例王公見之令作一狀并物白解上司以為吏輩以此欲污之吏輩市民等祈告再四而乃令取一櫃以其物悉置之於櫃中對衆封

緘寘于廳治戒曰此任中有一少犯即發此任内吏民讋懼課息俱備以至終任榮歸登舟之次吏白廳櫃此公曰尋常既有此例須有文牘吏賫接至俾舁櫃于舟載而歸矣又有一内司出官者姓王人初任江右一尉凡事不少恕尤多刻剥吏民不堪忽於出巡之次偶被市民邀請于宅中宴飲直抵三鼓飲散而歸兵卒皆醉倒初以為市民好客不暇詢其蹤跡越月餘憲司差人邏捕兵卒及此尉赴憲臺録治謂是夜尉攜兵卒强盜

一部民家賚尉司旗仗等訴于憲司而有是獄尋究得乃扎飲于民家其被苦吏民乘兵卒之醉取其兵器故為尉來刼掠以敗其任後案成削去仕籍

環衛官趙逢知泰州蔡闢作教官每過廳一揖而已衆官問闢教授何故待使長之薄闢云西班不足道逢聞之置之不問若彼此小人萬一對衆官問闢開基太祖是東班是西班闢有何說儒生斗筲之量傲而自满闢自小職事叨冒入臺專務以勢力巧舉削婺州太守應

命不前以私害公而上疏後出臺除太常少卿㸃檢不曾作邑清臺掃出首言傲長官之一端也

有一朝士嘗為相守有醫者以醫藥出入門下頗相善偶元日夜漏未盡在客次伺賀初至已有一客但見此客時時遣人入廳事詢問報云猶未醫亦不敢詢之如是凡三數次皆云猶未繼而迨曉辨色矣客怒罵連聲稱不孝上馬而去醫亦不詢他日從容與守言之問其狀貌乃其先也云適除夜飲酒過多逮曉方享祀耳葢

夫鬼本陰唯夜可以來耳

石湖范參政初官到任參州在客位其同參者閙為吳郡人即云獃子石湖先生聞之在懷後因醵會日云請獃子石湖先生書口號曰我是蘇州監本獃與爺上壽獻棺材宗室元来是皇族雨下水從屋上来石湖入叅大政其人尚在選囑老參軍其人来不呼名叅政即見顏温講同官之好謙曰某老獃無用

李晦菴粹伯知杭州除湖北倉使被召除太常寺丞呼

太丞一外道知州来於堂入丞相客位問有甚官虞候報李太丞知州者一揖而已更不交談忽發問云公大方脉小方脉都理會得又問病也治難得曰某専治瘡生心術不正之病丞相先請太常寺丞後除秘書省入臺遷侍御史知州者来相見獨請茶罷索湯點獬豸湯

開禧初權臣将用事之日以所賜南園新城會諸朝士席間分題各賦春景以都城外土物為題時一朝士姓俞在座分得游春黄浪詩都城春間湖邊則以泥製黄土偶謂之土宜俞即

賦曰兩脚稍空欲弄春一人頭上又安人不知終入兒童手筋骨翻為陌上塵薄有所譏繼出知苕霅後嘉定戊辰邊警之變果然（游春黄胖起於金門地有杏花園游人取其黄土戯捏為人形爾）

西湖僧儀嘗以詩上權臣云我本田中一比丘却來乘馬不乘牛如今馬上風波急不似田中得自由權臣以為謗已遂赭其衣

鄭剛中之鎮蜀也眷奴曰閻王所居曰富春坊忽民間遺火鄭公出鎮於火明中獲一旗上有詩乃借東城海

棠詩為之云火星飛上富春坊天恣風流此夜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公一見曰必道山公子也楊曼倩古今詞話中亦有一詞

韓邈尚書乃開禧權臣之叔長戶部日嘗親民訟有姓祝人投詞乞文還賣過光廟謚冊玉錢而邈令下所造官司及索其餘欲計其直次據文思院申陳云其餘玉已經嘉泰辛酉回禄焚毀不存而韓於案後判云地理十里有光遂已其事可發一笑

江左士子徐觀國就館於鄱陽尉王君家以館翁被本部告訐減請千州連及觀國被錄到庭遂作鷓山溪詞曰儒官措大是官曰都得做宰相故崇下呼名也須同太原公子能武又能文閒暇裹抱琴書車馬時相過樽開北海減請還知麽时耐這點徒剛入詞把人點汚儒冠屈辱和我被千連累告訐孟嘗君帶累三千個

秦申王晚年昏耄倦於為政軍國大細事悉委其子少傅熺處決號為小相由是賄賂大行申王頗亦自知而

危疑焉後因會揚和王曰外廷議論如何和王曰但只聞人言公相不師伊周乃效唐令狐之作申王似有慚色徐曰然則古既不乏老夫何愧乎王退而言於子弟曰秦公出語謬亂不常不死則禍將作矣未幾果殂

紹興間醫官王繼先以顯仁太后初御慈寧宫春秋高每違豫服其藥隨愈賴是優游東朝享康寧之福幾二十稔克副高宗事親之孝繼先之功也故恩禮特異官至正任承宣已而繼先恃寵席勢威福自已所為有不可

於衆而舉朝附阿之不暇至有稱門生者後太后上仙
繼先自是眷遇日衰竟黜福州以卒
浙間以牛乳為素食佛以為食嘉定間黄子中大諫言
向在廣中見韶陽屬邑乳源民訴于漕司與民爭乳田
親引而問之何謂乳田民曰鄉中有地種乳先掘地成
窖以粳米粉鋪于窖内以草葢之用糞壤壅之候雨過
氣出則發開而米粉已化成蛹如蠐螬狀取蛹作汁以
米粉漬而蒸成乳食之也韶陽乃六祖禪師顯化道場

而彼中皆為此不知其故恐鄉原不以牛乳為食耳

紹興間行都有三市井人好談今古謂戚彦樊屠尹昌也戚彦乃皇城司快行樊屠乃市肉尹昌乃傭書有無名人賦詩曰戚快樊屠尹彦時三人共坐說兵機欲問此書出何典昔時曾看王與之與之乃說書史人

禁中後苑官有後苑使主綱領本苑事有權幹辦後苑官監視苑内事有大主管使臣謂之燎盪官又有前格使臣紹定間内司提轄陳詢益奏乞以苑使謝質新自

供奉煖盪舊無此例質自職此愈加戰兢靡敢自懈如此年餘後忽閣長官闕員適假歸上特令差詢質次日詢益奏謂質不當還此上曰汝見彼憂勤許時詢益自慚而退

程覃乃文簡公之子尹京日有治聲唯不甚知字嘗有道民投詞牒乞執狀造橋覃大書昭執二字斯人見其誤遂白之合是照執今是昭執乃漏四點爾覃取筆忽於執字下加四點乃為昭熱庠舍諸生作傳譏之

清夜録　俞文豹

東萊先生注觀瀾文謂後赤壁賦結尾用韓文公石鼎聯句敘彌明意文豹謂不然蓋彌明真異人文公真紀實也與此不同金剛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東坡先生貫通内典深悟此理嘗賦西江月云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赤壁之遊樂則樂矣轉眼之間其樂安在以是觀之則我與二客鶴與道士皆一夢也王夕郎信掌制誥孝宗覽之曰近日誥詞全似啓事謚

美太甚卿甚得體文豹謂其獘始於用四六也詞臣又欲因此結知務諛悅而極工巧拘平仄而捉對偶無復體製開慶元年丁相大全當國江鄂二郡守創例每一漁船日輸五千漁人不堪命遂渡北兵入寇鄂渚八月起舊相吳履齋宅左揆直院洪魯齋芹草麻制中間云予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晝錦為樂入趨延英之名亟奉天章之浴惟事務之孔殷顧獘源之滋甚邪不可以干正而君子小人之限界未明夷不可以亂華而內夏

外夷之名分未肅士氣抑欝而弗振民力殫弱而莫紓在廷狃於意見之偏在邊玩於守備之弛當饋以歎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救寧之計任重致遠寔維弘毅之賢云云於戲詩有天保采薇當厲修政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尚明治國平天下之經予欲祈永命汝廸予欲康庶事汝為惟至忱足以感動神明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繄我耆俊毋煩訓詞細觀此制詞情懇到句語坦明不拘平仄對偶真得制誥體魯齋乃容齋先

生嫡派然前輩四六多喜堆故事如先生草吳璘開淮渠奬諭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渡波誰云兩黄鵠詎煩鴻郤之謡蓋用杜詩石犀行翟方進開陂事事雖切但非制誥體看坡公制誥用故事明白敭暢

開慶元年冬李松壽寇漣水軍帥閫遣毛興將兵禦之興有壻為松壽用以書来欲且置此軍以靖邊俟鄂寇平再取之并餽銀二笏興曰奉命出戰而縱敵棄地何辭以班師乃請益兵會制帥趙節齋病不報興遂死之

而失此軍尋雖再歸疆而亦失一良將帥矣
宣和七年預借元宵時有譏詞云太平無事四邊寧靜狼烟眇國泰民安謾說堯舜禹湯好萬民翹望彩都門龍燈鳳燭相照只聽得教坊雜劇歡笑(闕)美人巧寶籙宮前呪水書符斷妖更夢近竹林深處勝蓬島笙歌鬧奈吾皇不待元宵景色來到只恐後月陰晴未保淳祐三年京尹趙節齋與竹(闕)預放元宵十二日十四日諸巷陌橋道皆編竹為張燈之計臣僚劄子引此詞末二

句為次年五月五日金入寇之讖十五日早晨遂盡拆去

范文正公鎮錢塘兵官皆被薦獨廵檢蘇麟不見録乃獻詩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公即薦之

太宗子元儼有盛名號八大王有人入蜀謁張忠定公投叅政書公納之袖中無語次投丞相書亦如前及投八大王書公曰真捩鼻日

曹翰貶汝州有中使來翰泣曰衆口食貧不能活以袱

封故衣一色質十千中使回奏之太宗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惻然憐之名還

哲宗朝謝悰試賢良方正賜進士出身悰辭免云勅命未敢祗受乃以抵為祗以授為受劉安世奏曰唐有伏獵侍郎今有抵授賢良

詹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盡詩書五六擔老来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温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廁屋問守園者何從得錢

對曰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孔子問漆雕期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蔡文仲三年為一兆武仲三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三人之賢不賢所未識子曰君子哉漆雕氏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余每覩此言未嘗不擊節歎服蓋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行已也正捫心無慊何以卜為三大夫皆所事

何敢以家臣而議主君之賢否但覼其卜龜之繁簡則賢否較然矣

嘉定間荆天文以課狀一軸投史衛王當時亦不暇看及羅日愿之變夜在内書院沉思籌度閒行過書架邊信手拏一卷及其課狀開至後則羅日愿及其黨姓名以至敗獲至斷日分地所歷歷該説明白呼來見其藍縷因問其家有何人對曰有老妻及兩男一女遂以百千兩謝遣之歸語其妻曰若再来喚我時斷是一死後

羅日愿平定後再呼之至則授以祓封一盒戒曰到家方可開及開乃官誥二道省劄二紙補二子充天文官銀一笏為女兒嫁資其夕一中而殂今靈臺郎同知箅造荆執禮是也

豪傑之士所在有之然豁達大度必如漢高祖英武大志必如唐太宗則能使之聞風作興否則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或反為吾國之患燕不能留樂毅而毅為趙用魏不能用范雎而雎為秦用晉不能致王猛而猛為苻

堅用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延徽為契丹用蓋必有非常之主而後能用非常之人駱賓王作復唐祚檄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武后覽曰宰相之過也安有如此材而使之流落不偶耶

慶歷間華州士人張元嘗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負氣倜儻有縱横材嘗薄遊塞上覩覧山川有經略西鄙意雪詩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有心待搦月中兎更向白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帥恥

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名見之
躊躇未用間已走西夏與曩霄謀抗朝廷連兵十餘年
文豹聞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
僞以白金五百兩繳原書管押其回秦接見之即補以
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
則北奔金南走越矣覩秦此舉加韓范一等矣淳祐十
二年朝廷以京學遊士挑達不純盡行放逐頗聞其間
亦有張元其人心非仁厚意則弘深開慶元年各盡照

舊例放之叅伍夫學校所以養士科舉所以取人而豪傑之士則非二者所能牢籠全在君相羅之於法度之外也

淳祐十二年六月武學列劄爲同舍求棺木京尹余太監晦差都轄院長伍作十四五人突入搔撿揭帛裂衣暴露兩日齋衆同太學宗學伏闕上書不報各捲堂散去司業蔡久軒抗申朝廷乞罷余太監以謝諸生罷抗以謝京尹余帥密表奏陳随往見執政至通江橋聞大

諫葉大有察院蕭泰来再有按章即就出浙江亭呼吏結案正財賦出榜云當職蒙恩權領京尹凡五閲月一毫不敢妄支今當丐去就撥官會一百萬委陳府判照甲牌俵散以表賑恤之意當日過江司業亦出門有旨勸諭諸生歸齋文豹謂汲黯開河南倉賑飢民且伏矯制之罪天府非外郡比府庫皆天子之府庫人民皆天子之人民京尹特攝行其政令小事則専達大事則奏聞雖蠲放僦金亦出於朝旨况百萬賑濟乎罪去復輙

擅出官庫錢出榜差官幾於無君矣久軒家建寧朱文
公之高弟西山先生元定之孫九峯先生沉之子淳祐
間持憲浙東師幹項廷增挾去相遊克齋書求京削詰
以來春俄而克齋卒項亦無復季札掛劒之望明年正
月入為大司成首致克齋之奠以此削白之而後發寶
祐丙辰簽書樞密院事數以議論不合翩然高舉
涪州紛渴王庭玉唐珪初締葉氏姻入太學後結婚女
微跛而又承虛筐公姑銳欲出之庭玉過庭祈請謂婚

姻前定罪非七出何敢為此薄德事越三年登科生三子皆競爽鄉曲髙其行義稱為厚德之家開慶元年九月辟授天府帥機

東坡先生嘗偶遇坐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寛婢羮汚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為荆公父子發也

胡文定公安國言自古盛王雖用文徳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揭虎賁與常伯同戒於王欲其知䘏虎賁者猶侍衛親兵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吕伋以虎賁百人逆於廟門吕伋者太公望之子也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步馬軍都帥也勲徳世臣總司禁旅虎賁衛王宿衛王宫其為國家慮深矣宋朝法前代命三衛分掌親兵正為强本弱支消患預防之計文豹見朝廷自淳祐中邊遽稍稀不為遠慮軍政日壞兵額日

虧殿步戍旅稀疎已甚及寶祐以来北兵寇蜀又未免定内事外至調閩浙諸郡兵而每郡率不過三五百人而已今春姚給事希得附奏云朝廷近調江淮一萬三千人赴上流僅取都吏姓名曾未有即日就道者軍將稀留在所必誅也而朝廷乃倥偬他務視此為萬事中之一事若有若無且作且止是必待閉城門而後開言路見敵騎而後括金銀也竊怪今日合三衛與東南之兵猶調遣不應蜀之見兵僅八千人敵入動數萬其何

以支若以招兵易養兵難臣則有傾國力一策范鎮曰欲備雲南莫若寬兩河之民令朝廷若只欲取辦於諸閫諸閫又不過取辦於民民力竭矣臣謂今牙契一局及江水分司歲可得三千六百餘萬即可養六萬兵歲幣銀絹歲二十萬匹兩本以和敵今既不用即可養一萬兵内帑六設本以備邊金帛充斥歲絹二十萬即可養一萬兵不知朝廷吝此何為商亡而鹿臺在秦亡而敖倉在漢亡而西園在隋亡而洛口在適足為冦資爾

文豹謂上在位日久明習國家事條戎備預切非所各皆當國者無遠略故玩安忽遠苟且歲月耳聞慶元初鄂廣緡騷廪佐軍需犒將士資帥閫銀楮動百千萬計以至省賦斂蠲逋負釋禁錮弛縶囚出宮嬪收游士皆出聖意也

范文正公欲求退子弟請治屋宅園圃公曰吾死無幾何暇為此西都園林相望孰障吾遊豈必有諸已乃為樂乎有俸賜且賙宗族及歸姑蘓日有絹三千疋盡散

與閭里親族朋舊曰親族鄉里見我生長幼學壯行為我助喜何以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我今族衆皆祖宗子孫我豈可獨享富貴乃置田數千畝為義莊贍貧族公子忠宣公純仁為相四世孫戍大又叅大政至今范為吳門名族今士大夫於親族發一書判一狀猶靳馬又況莊乎然以忠宣公之盛德晚乃喪明常令其甥司馬朴扶行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靖康元年冬都城受圍四十餘日易子而食有以子肥

瘦不等而争訟者

貴耳録

張端義

宣和七年南郊畢恭謝上清儲祥宮聞金人已破燕山車駕亟還禁中夜二鼓中人梁兢持宸汗一紙宣示惟書黃中來既入對上獨坐一横榻兩宮娥擎燭上曰邊警如此盡是蔡攸匿下不令朕知煩卿先草一詔盡言朕失以謝天下連進二草皆不稱上意再三宣諭只要感動人心不須歸過宰輔只説朕不是第三章少愜上意親筆改寫成即時降出上曰卿未可去適来李邦彦

等皆講張失措且去外面商量此詔是朕自思算更有二事待與御說朕欲遣王黼蔡攸等分守大河盡籍內臣貴戚倖倿家財衹備犒軍朕傳與皇太子朕移軍長安保扞關中為根本卿可就此為朕處置明日便要都了只是未有人做宰相是夜二府皆至銀臺門矣罪已詔下忽吳敏拜少宰李綱拜尚書左丞淵聖登極道君南幸向來御筆皆不行內禪之前上諭曰處置許多事蔡攸盡道不是只傳位一事靠要做他功勞淵聖

嗣位臺諫交章請誅京攸雖楊中立不免宣言蔡攸無
罪之語但見論者紛然以誅王黼為快而右蔡氏矣
徽宗北狩有諜者持一黃中單来御書云趙岐註孟子
付黃潛善諸人審思之孟即瑶華太后趙即康王髙宗
由是中興載泣血録
真廟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鬟綠衣一小
女童誦秋水一篇聞者竦立
昔聞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蚤立太子有播遷之禍

仁宗大怒問宰執曰朕未立皇子如何比朕如唐明皇有播遷之禍宰相奏云陛下果是播遷不及明皇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即位靈武陛下無肅宗為子委不及明皇仁宗怒釋建立之議始堅

孝皇一日宣押王丞相趙丞相施元樞周大參幸一燕坐咨訪政事傌方御坐見御案上有一黃綾冊上忽駕興二相不敢近看獨周大參略開一看不覺吐舌復掩冊如初移時上來遽問卿等不曾看此冊否皆以不敢

對来日周大叅入堂首與二相言此冊即是前宰執所進臺諫姓名見今宰執所進擬者皆在焉孝皇聖斷不可測度前相既去後相即拜却除前相進擬臺諫後相雖有進擬慮其立黨不除恐臺諫奉承後相風旨以攻前相所以存進退大臣之體今則不然一相去臺諫以黨去一相拜臺諫以黨進況自嘉定副封之廢前帝宏規廢矣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先一日奉詔露天默

禱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生幾箇好人来輔助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唱名必三日前精禱于天所以紹興淳熙文人才士彬彬在朝此二祖祈天之效如此

壽皇過南内德壽問近日臺臣有甚章疏壽皇奏云臺臣論知閤鄭藻德壽云說甚事不是說他娶嫂壽皇奏云正說此事德壽云不看執柯者誰德壽云朕也壽皇驚灼而退臺臣即時去國

德壽丁亥降聖遇丙慶八十壽皇講行慶禮上尊號周益公當國差官撰冊文讀冊書冊擬楊誠齋尤廷之各撰一本預先進呈益公與誠齋鄉人借此欲除誠齋以侍從為潤筆冊文壽皇披閱至再即宣慰益公楊之文太聱牙在御前讀時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溫潤益公又思所以處誠齋奏為讀冊官壽皇云楊江西人聲言不清不若移作奉冊壽皇過內奏冊寶儀節及行禮官讀至楊某德壽作色曰楊某尚在這里如何不去壽皇奏

云不曉聖意德壽曰楊棊殿策內比朕作晉元帝甚道理楊即日除江東漕誠齋由是薄憾益公

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應制燕間未可輕視當倉卒汗墨之奉豈容宿撰曾覿龍大淵本名大淵孝宗寫開作二字張掄徐本中王抃趙弗劉弼中貴則有甘昺張去非弟去為外戚則有張説吳琚北人則有辛棄疾王佐伶人則有王喜棊國手則有趙鄂當時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張景卿因奏對

仁宗曰卿亦出孤寒張對曰臣本書生陛下擢至中丞三子皆服冠裳陛下春秋高主鬯虛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也上嘉納之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金人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金人集成一帙刊在榷場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

道君幸李師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

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彦悉聞之檃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似雪纖手破新橙後云嚴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奏云周邦彦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彦者聞課稅不登如何京尹不按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知京尹云惟周邦彦課額增羨蔡云上

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彦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師師家不見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彦出國門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始歸愁眉淚下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你去那裏去師師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得官家来道君問曽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為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

復名為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邦彦以詞行
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
賦如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
師師家有二邦彦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為道君狎客
士美因而為宰相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國之
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
壽皇聖明亦為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辭有宦
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

不要笑外面有一語云裹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川知州者面大而横濶故有此語来日上殿壽皇見憶得先語便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在外曰早来天顔甚悦以其奏劄稱吉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王尚之為郎日輪對一劄乞減宮嬪之冗壽皇問卿是外臣如何知朕宮中事臣僃員内府丞見每月宮中請

給歷歷具道大小請給細數壽皇大喜即日除浙漕却不及作侍從曾作太府卿

高孝二朝帥蜀必要臨遣未嘗就外除亦以蜀為重事廟堂欲除崔菊坡先生覺菊坡之意未就司諫王貫卿上疏指以士大夫辭難避事不肯任朝廷之委用疏上後菊坡之命始出菊坡只得一行在九江時余往見之扣其入蜀之意菊坡自言朝廷以蜀中散亂令其整齊之余進曰今天下散亂豈特一蜀耶朝廷何不留先生

整齊天下之散亂而獨私於蜀耶菊坡唯唯而已近湯季能有辭難避事之疏三十年間兩見之恨無菊坡在見此疏也

壽皇問王抃如何北使在庭舞蹈極可觀此間舞蹈皆不及之抃奏云北人袖窄但公裳袖大一舉手便可觀南人袖內外皆寬大舉手便不可看北人視此為大禮數德壽孝皇在御時閤門多取北人充贊喝聲雄如鐘殿陛間頗有京洛氣象自嘉泰來多是明台溫越人在閤

門其聲皆鮑魚音矣

壽皇以孝治天下有大理寺孫寺丞失記其名匿服不丁母憂壽皇怒欲誅之奏知德壽云孫某不孝欲將肆諸市朝德壽云莫也太甚遂黥面配廣南數年得歸余兒時曾見之令之士大夫甚至閵計仕宦冒榮自若衰絰有不為著者食稻衣錦汝安則為之聖門之訓天理滅絕去禽獸幾希

宣和元年間高麗遣使一旦忽上奏以其王病求醫上

擇二良醫往歲餘方歸二醫奏王館醫甚勤謂曰高麗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聞天子用兵遼實兄弟國苟存之猶是為中國捍邊其他乃虎狼不可交也願二醫告諸天子早為之備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册三殿極歡上洞達音律自製曲賜名舞楊花停觴命小臣賦詞俾貴人歌以侑玉巵為壽左右皆呼萬歲詞云牡丹半拆初經雨雕檻翠幕朝陽嬌困倚東風差謝了羣芳洗烟凝露向清曉步

瑶臺月底霓裳輕笑淡拂宫黄淺擬飛燕新粧楊柳啼鴉晝永正鞦韆庭館風絮池塘三十六宫簪豔粉濃香慈寧王殿慶清賞占東君誰比花王良夜萬燭熒煌影裏留住年光此康伯可樂府所載壽皇使御前画工寫曾海野喜容帶牡丹一枝壽皇命徐本中作賛云一枝國豔兩鬢東風壽皇大喜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宫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髙廟

曰尚御裹偶有一伶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来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為之改色所謂工執藝事以諫

方臘作亂朝廷捕之獻言者曰若急請於朝以劉公安世守南都陳公瓘鎮金陵人望歸之可不勞兵而破矣此薌林語也致堂先生行狀中載之

王丞相欲進擬辛幼安除一帥周益公堅不肯王問益公云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荅云不然凡幼安所殺

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遂不復言
孝皇朝不許宰相進擬鄉人王丞相在相位八年林子
中亦鄉人八年不得除命
吳越錢王入朝太祖曰謀下江南許以舉兵援助歸語
其臣沈倫倫再三嗟嘆錢王扣之倫云江南是兩浙之
藩籬堂奥豈得而安耶大王指日納土矣宣和年結金
人攻契丹契丹果滅隨即二帝北狩此亦自撤藩籬也
喬行簡為淮西漕使民五事曾説此二項是亦祖江南

之沈倫也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粧秀才三人首問第一秀才仙鄉何處曰上黨人問次曰澤州人問三曰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某鄉出人參次問澤州者曰出甘草又問湖州者曰出黃蘗如何湖州出黃蘗最是黃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此語壽皇即日召入賜第奉朝請

何自然中丞嘗上疏乞朝廷併庫壽皇從之方且講究

未定御前有燕雜劇伶人妝一賣故衣者時袴一腰只有一隻袴口買者得之問如何着賣者云兩脚併做一袴口買者云袴却併了只怕行不得壽皇即寢此議

天寶間楊貴妃寵盛安祿山史思明之作亂遂有楊安史之謠嘉定間楊太后史丞相安樞密亦有楊安史之謠時異事異姓偶同耳

有一川官在都乞差遣一留三四年題一詩在僦樓之壁曰朝看貝葉牢籠佛夜禮星辰取奉天呼名歸來閙

好語初三初四亦欣然初三初四即二僕也因此詩傳

播京下遂得鈇而去

王黼宅與一寺為鄰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漉出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絶食此僧即用所囤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饑嗚呼暴殄天物聖人有戒宣和年間士大夫不以天物加意雖溝渠散穢中棄擲五穀及其餓餒之時非僧積累之久一家皆絶食而死可以

為士大夫暴殄天物者戒

荆公黜詞賦尊經獨春秋非聖經不試所以元祐諸人多作春秋傳解自胡安定先生始知孫莘老輩皆有春秋集解則知熈寧元祐諸人議論素不同矣唐子西云抉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抉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尊經則不可

開禧議和首遣方信孺通書奉使和議未成欲遣輔漢卿輔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廼薦王都廂柟代為行

人三往返至四金有一伴使顏元者問韓侂胄是甚麼人答云魏公之孫吳太后之肺腑有擁佑之勳又問云官裏如何信任他不知去得他否王答云大臣去留出自聖斷伴使就懷中取出本朝省劄韓侂胄軍怒已擊死王為之驚駭當時一語之差豈不失兩國之體則知專對之為難事也

衛社稷宗社者大臣職也死社稷宗社者大臣之幸也韓侂胄柄國皆由道學諸人激之使然紹熙五年七月

光宗屬疾寧皇未内禪外朝與中禁勢相隔絶趙中定
招侂冑通太后意中宫關禮同任往来之吉寧廟即位
諸公便掩侂冑一日之勞㳂臺諫給舍攻其專輙之罪
此時侂冑本不知弄權怙勢為何等事道學諸公反教
之如此為之弄權如此為之怙勢及至太阿倒持道學
之禍起矣後十年坤鑑一進資善一疏起於張鎡吳衡
王居安之謀其他皆因人成事者也和議成奉使許奕
吳衡副之敵索首謀函首至濠二使不敢進小使往返

數次敵云既是講和必無朔出禮數國信不必慮函首纔至敵界敵中臺諫交章言韓侂胄忠於其國繆於其身封為忠繆侯將函首祔葬于魏公韓其墓下仍劄報南朝當時丘宗卿開督府在建康備坐北劄徧劄諸州監司先丈適漕淮東親得此劄幸一見之

儂智高發三解不得志遂起兵兩廣遂有兩解試攝官之格張元因殿試落第徑往西夏自此殿無黜落之士

施宜生以賀正使來韓子師館伴因語曰射三十六熊

賦云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以八百萬騎對三十六熊何其鮮哉宜生語塞大抵南北二使皆不深書司射所載熊即侯也非獸也

乖厓張公帥蜀時請於朝𢇁用楮幣約以百界嘗見蜀老儒輩言謂此是世數所關七八年前已及九十九界蜀閫建議虛百界不造而更造所謂第一界行之未久而蜀遂大壞時數之論於是為可信

辛卯歲北來人數百輩暫寓於襄陽府光孝寺有一人

題詩于壁云干戈未定各何之一事無成兩鬢絲蹤跡大綱王粲傳情懐小様杜陵詩脊令信斷雲千里烏鵲驚飛月一枝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雖未為絶唱讀之亦使人增感也

章子厚在政府有悖賊邦曲之號一曰邦直欲復唐巾裹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公令嗣戴来略看子由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謔語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風靡

東坡水龍吟笛詞八字謐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

林表此笛之質也龍鬚半剪鳳膺微漲玉肌匀繞此笛之狀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嫋此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將軍去後知孫負秋多少此笛之事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緑珠嬌小此笛之人也綺窓學弄涼州初試霓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嚼徵含宫泛商流羽一聲雲杪此笛之音也為使君洗盡蠻煙瘴雨作霜天曉此笛之功也五音已用其四之一角字作霜天曉歌後一角字

歐陽公論琴帖爲夷陵令時得琴一張於河南劉᠎几蓋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粤琴也後作學士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貴而意愈不樂夷陵青山綠水日在目前無復俗累琴雖不佳意則自釋及作舍人學士日奔走於塵土中聲利擾擾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昏雜何由有樂廼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釋無絃可也

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种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

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頤頤傳二程濂溪得道於異僧壽涯晦菴亦未然其事以異端疑之

漢尚氣好博晉人尚曠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貪

黃初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為天王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宮客星歷紫宮而劉聰殞彗星掃太微而符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晉

庚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他而季龍頻年
閉關余甲子年侍親出蜀在荆南沙市申末間見一星
自東南飛在西北如世之火珠狀其光數丈長久而成
一皇字丙寅冬吳曦叛丁亥年余為儀真録參十月二
十三日夜因覩天象見一星入月筭歴者鄒淮絶早相
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可住徑喚渡過建康
余問之前有此否鄒云漢獻帝時曾一次星入月令再
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舉兵侈季姑姑反戈一城狼

狽倬以身免繼此兵禍未泯也庚寅年余丞浦江三月
間近午日色略覺昏意謂日蝕外看山林屋宇皆成青
色及兄弟骨肉相看面皆如鬼其色青甚如此日不移
影至酉方動是年有繆春武庫之變余甞在方册間或
書此怪異終未便信豈謂身自見之
丘宗卿帥蜀陛辭奏壽皇吳家兵太專他日必有可慮
此時吳挺為興州都統兼知興州乞得二庚牌臣緩急
可用居無何挺殂宗卿急發庚牌檄振諮交軍除興州

都統西兵始移於他姓自開禧間吴曦再頒興州兵北伐之事興曦果以叛聞人服宗卿之遠見宗卿與京仲遠爲代京在蜀時適有瀘州張庭芬之變仲遠寛厚優其渠魁餘皆從釋京偶帶都吏行宗卿就仲遠舟中擒去立斬之仲遠大不樂後仲遠作相宗卿家食十年能知吴氏之兵必叛不知仲遠之作相何明於彼不明於此耶開禧兵興始開制閫主行和議復開督府年已八十餘矣

仕之不稱者許郡将或部使者兩易其任謂之對移漢薛宣為左馮翊以頻陽令薛恭本縣孝者未嘗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賞久用事宣即奏賞與恭換縣乃對移所起也

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瓠右縈蟻穴知雨烏鵲知風燕遜戊巳鵲背太歲魚聚北道鍼浮南指葵知向日菊知隕霜此物之靈也人有不節醉飽不謹寒暑孰謂人為萬物之靈因書為座右銘

士大夫最怕有虛名虛名一勝不為朝廷福真西山負一世虛名豈西山真欲愛名于天下天下自閧其名而起敬耳及史同叔之死天下之人皆曰真直院入朝天下太平可望及其入朝前譽小減省試主文為輕薄子作賦曰誤南省之多士真西山之餓夫都下諺曰若要百錢賤須是真直院及至換得來攪做一鑊麵如是則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淺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做不得兩項

淳熈間省元徐履因功名之念太重遂有心恙之疾殿
試用卷子寫一枝竹題曰畫竹一竿送上試官朝廷亦
優容之以省元身後一官與其子子亦恙官亦絶
席大光以母葬碑銘皆數千言屈吴傅朋書之大光立
于碑側不數字必請傅朋憩偃終日不能無倦傅朋病
之至夜分潛起秉燭而書大光聞之起立以文房玩好
之物盡歸之預儲六千緡而潤毫或曰傅朋之貧脱矣
未幾而大光死傅朋嘆曰吾之貧分也大光之死由我

也

真定大歷寺有藏殿雖小而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開鑰有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勑書及會昌以前賜免折殿勑書有塗金匣藏心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為大唐皇帝李三郎書寺僧珍寳之

吳江長橋㷊于庚戌之歲紹興四年新橋復成縣令楊同者謀新之始未嘗委一吏未嘗科一夫但命十僧分

幹一橋之利可支百年始謀興工亦俾諸僧分諭上户往往出貲為助震澤王闡者朱勔之黨乃積逋數千緡連券百紙請同自督之同笑曰此逋豈可督也徐命闡坐取火盡焚其劵同以臺疏言擾民而罷此闡嗾之

陳習菴名塤省元父母求子于佛照光禪師就上寫一偈末後二句云諸佛菩提齊着力只令生箇大男兒此十月三十日書十二月三十日習菴生父母乞名于佛照光曰覺老余親見二狀習菴無疑有則去之凡有除

目即先夢見住院前身即一尊宿也

臨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邇来數十年間向之術行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于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守帥閫者日以殺人為事汝之術所以不驗也老者嘆

服而去

伶者自漢武時東方朔以諧謔進其間以言語盡規導之意至唐高力士輩出入主弱于宴安鴆毒爲君之道絶矣及五代李亞子歐陽公作伶人傳首馬及稱請箭前驅縞素從戎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何其壯哉晚年耽于詼諧與周匝景進敬新磨狎泄終至亡國死無以葬以樂器焚之何其始英武後荒迷耶嘗讀放翁南唐書有

一事可取李主名一名將欲害之酌酒一杯與其將飲將知內有毒堅不肯飲奉杯前曰臣當先奉為王壽君臣交爭不決有一伶人自殿下舞上殿曰此酒臣當先飲奪將手中杯一舉而盡再舞下殿及殿門而卒一時倉卒遂解君臣之疑雖曰小人一死存國體可為知幾之士矣

晉王衍口不言錢強名阿堵俗言兀底律貪之謂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牢收長物金三品密

寫虚名墨一行又曰須知世上金銀寶借汝閒看六十年又曰饒君且恁埋藏却瞭有人曾作主来積而能散君子韙之為富不仁古人深戒

曲江有二奇張相國以鐵鑄六祖禪師以銅鑄俗語云鐵胎相公銅身六祖鐵胎有二身一在廟一在庠銅身在大鑑寺廣州天慶觀有銅鑄劉王像當時鑄時不像其容殺數匠始成衮冕具在

楊誠齋帥某處有教授狎一官妓誠齋怒黥妓之面押

往謁辭教授是欲愧之教授延入酌酒爲别賦眼兒媚

鬟邊一點似飛鴉莫把翠鈿遮三年兩載千撋百就今

日天涯奈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落誰家若還忘得除

非睡起不照菱花楊誠齋得詞方知教官是文士即舉

妓送之

韶州涔水埸以滷水浸銅之地㑹百萬斤鐵浸鍊二十

萬銅且二廣三十八郡皆有所輸或供鉛錫或供銀或

供錢歲計四五萬緡饒監所鑄歲止十五萬二廣未嘗

曾見一新錢所在州縣村落未嘗一日無銅錢殊不可曉所謂會子皆視之棄物不知朝廷一如二廣只使見錢不知會子未知可行否乎

乾道間有一媵隨嫁單氏而生尚書夔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壽皇云二子無爭朕為葬之衣冠家至今為美談

呂㜷即呂正已之妻淳熙間姓名亦達天聽蘇養直家孫女曰蘇㜷其嚴毅不可當三十五年朝報奏疏琅琅

口誦不脫一字舊京畿有二漕一呂搢一呂正己搢家諸姬甚盛必約正己通宵飲呂漙一日大怒踰墻相詈搢之子一彈碎其冠事徹孝皇兩漕即日罷今止除一漕自此始呂漙有女事卒幼安因以徹事觸其怒竟逐之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

說郛卷三十八上

說郛卷三十八下　　元　陶宗儀　撰

碧雲騢　梅堯臣

碧雲騢者廐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備上閑遂為御馬第一以其物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之世以旋毛為醜此以旋毛為貴雖貴矣病可去乎噫吁哉

呂夷簡引用醫官陳巽雜亂士人結也

張士遜以二女入侍諫官將言乃出之

盛度以久任泣於上前遂參知政事王博文做度泣遂自龍圖學士為樞密副使時蕭定基為殿中侍御史有士人匿名以河淵子嘲之一日奏事上曰聞外有河淵子定基曰臣知之上令定基自歌於殿上既而貶之時有語曰殿上一聲河淵子龍圖雙淚落君前

趙稹納賄中官羅崇勳而引為樞密副使任布援稹之迹又因見宰相曰布昨知魏府經南郊賞給軍人平帖

無言前知府狄樂以南郊賞賜不時軍人喧噪樂歸令為美職其不合使軍人平帖歸守給事中班人多哂之遂亦緣此為樞密副使

鄭戩結中官黃元吉吉左遷外補戩同列戲曰天休走郤爺矣戩笑曰君不知我更有一爺在其不知羞愧如此

范仲淹收羣小敢扇聲勢又籠有名者為羽翼故虛譽日馳而至參知政事上自即位視羣臣多矣知仲淹無

所有厭之而密試以策觀其所緼策進果無所有上笑
曰老生常談耳因喻令求出遂為河東陜西宣撫使因
不復用後為鄧青杭三州專務燕游其政大可笑自謂
已作執政又知上猒之不復收羣小籠名士故底裏盡
露也仲淹微時甚貧常結中吏人范仲尹為族弟仲淹
及第時姓朱名說自朱改范姓遂與仲尹連名及為諫
官攻呂許公而得罪仲尹亦遭逐仲尹自中書録事出
合為供奉許公怒仲尹刺探事令仲淹知故秪與三班

借職自此家破曩大有貲蓄已為仲淹取給盡矣仲尹貧范仲淹累不撫其家

賈昌朝娶陳堯咨女女嘗逐母夫人入宫遂識朱夫人昌朝既貴又因朱夫人而識賈夫人謂之賈婆婆昌朝在府政事多內相關應故主恩甚隆昌朝與吴育論事不平而出因賈婆婆獲厚賜然遺新相於上前言賈婆婆上稍厭之

文彦博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為文彦博父洎

門客貴妃認堯封為伯父又欲士大夫為助於是誘進
彥博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彥博遂
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為錦紋又為秋千以備
寒食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曰昨令成都
文彥博織來以嘗與妾父有舊然妾安能使之蓋彥博
奉陛下耳上色怡自爾屬意彥博彥博自成都歸不久
叅知政事貝州王則叛朝廷以明鎬往取之賊將破上
以近京甚憂之一日宮中語曰執政大臣無一人為國

家丁事者曰曰上殿無有取賊意何益貴妃密令人語
彦博明日上殿乞身往破賊上大喜以彦博往統軍至
則鎬已破賊擒矣捷書至遂就路拜彦博同平章事後
因監察御史唐介拜疏名彦博殿上面條寄錦事數件
質於上皆實事彦博守本官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官
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憶佞臣上聞此句
亦笑
髙若訥毋兄楊若拙官宮中因之附中官進也

夏竦雖因中官楊懐敏然自東宫主深知矣龎籍與文彦博為婚姻遂得譽後為悍妻因貪而敗遂出守本官知鄆州孫沔縁籍親又因中官石全彬而進至樞密副使沔與妻邉氏俱滛濫世人言沔已為穢矣籍欲與之地令取南蠻沔至嶺下稱疾不敢進後因狄青破賊有功初沔受秦州而怨諫官彈其穢跡稱疾泊舟南京上章求徐州實以覘朝廷意隂結中官與龎籍相助於是上遣尚醫視疾令中使押往沔厚賂中使及醫官曰實

病既聞儂賊擾南方乃入京去赴秦州罷籍上言南方非沔不能成功乃南征未行沔在大佛寺安下其安曉夕在籍家沔曉夕在南省前陳家通陳之妻陳氏沔之外生既受沔奏為齋郎沔又奏陳子掌南行機宜歸又奏為職官南方効力有考第者不過得縣令人甚嗟恨之

狄青與文彦博同鄉人青在定州彦博令門客往游索青遺之薄客歸彦博以書責青青再遣客往謁青於是厚

遺之明年青建節知延州彥博又令客詰青曰延州之行我有力焉合奏異姓一人當以客為請青遂奏客為試校書郎會伐蠻賊驚走歸洞乃除青為樞密使

劉沆亦因張貴妃而進

參知政事張觀嘗知開封府府有犯夜巡者捕致之觀據案訊之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於是京師知其謬時赴上才五日朝廷知之亟罷觀落知制誥守杭州杭州杭州苦其謬政曰舍人文

字似參知政事者也
梁適始與蘇紳有奸邪之迹時號草頭木脚隠語其姓
也既同附中官得秉政豪視朝士自三司使楊察而下
皆受其慢罵而貨賂公行甚於李林甫除改輕重欺昧
又過之殿中侍御史馬遵吳中復吕景初極言其過羣
閣於左右或扆後揚言御史掇拾宰相自此誰敢當者
中官傳宣閤門明日隔御史遵曰昨日閤門進名已許
上殿今日班次至而止之必有蒙蔽聖聰而為梁適者

請中官奏臣不敢退中官曰只知傳宣不管附奏遵等曰某不退閤門人已喧上亦稍知令宰相召御史即盧舍問所言何遽遵曰御史言宰相過前時不具陳根柢者非謂不知始末蓋言之則宰相不可須臾施面目況此處乎所以未暴露蓋為朝廷惜體不可使四方聞宰相犯贓今若須陳述根源乞歸臺作文字明日上進於是遵等歸條具日月姓名及物多少適守本官知鄭州左右中官尚復揚言主上不聽然猶恐遵等窮極其事

於是亦出御史遵知宣州景初通判江寧府吳中復通判虔州俄而適又營求内降為觀文學士知泰州内降既出丞相未見而堂吏李曰宣張永壽竊開其緘於是泄漏人皆知適之除觀文内降矣丞相惡之黜曰宣湖南縣令永壽判司御史皆移官遵京西轉運使景初知衛州中復知池州初三御史之出也中復裹行不可帶出外欲令落裹行字守主客員外郎知制誥蔡襄封回詞頭以中復等出無名不可撰詞乞付他舍人必料亦

襃執正無敢當遵以熟狀出敕而除之

此卷似剌譏朝紳所作聖俞可謂狂士矣然辭多近雅亦足補當時遺事非唐人小說家可擬云陸輔之校識

異聞記　何先

周宗睿（音匣）字本世家安吉之烏程蚤歲以筆力自傭遊學傍郡至天台適報恩長老了清有同里之好留憩蕭寺時嘉熙丁酉仲夏也嘗以是年八月六日因出城北歸薄暮足倦神憊急呼童整榻而寢恍惚間聞有車輪聲從簷外來周亟起迎之見躍使者一馬而至車乘踵而後周方愕視使者遽前啓周曰大王奉名周且疑且辭使者曰大王久欽令譽覬覿光儀故遣一介致卑詞

安車聘名仄席待言此意不越於此先輩其可戀株守之舊循墻之避乎周謙士也不覺汗背請從其命于是乘車而往使者前導其行甚疾路亦不惡道旁畧無人舍約十里許忽覩層閣複道朱甍翠瓦城堞突兀草木葱蒨上扁額其上曰兜離國入門數十步使者曰宮闕不遠請先輩下車周曰某山野草萊終日書案鳴佩曳履夢想所不到上國不以謭陋賜之聘名深恐步武蹀躞朝儀願使者先有以教之使者徐應曰且安心

但見緑衢紫陌喧塵衮衮塗謳里詠喜見顔色周頗自安私謂此必樂地使得終老于此不猶愈于粥魚虀鼓荒涼蕭寺之居乎頃刻間已抵王闕道左一館扁曰延英使者揖周入辭曰道路風塵衣冠敧側請先葦草歇周與使者對揖而别甫轉首一丈夫金章紫綬立館右小吏持御狀前白周視之上題吕化大夫知延英館事皇甫凖小吏揖客入各叙起居竟使欲解帶磅礴俄報宫闕已啓周整束冠裳從知館而去曉色猶瞑殘月耿

耿璇題玉闕聳峙輪煥赫奕目不禁視圭冕交錯雜遝而進遥望九陛上幃幕綵爛座下設百官以次左右行列有報班齊者王御正御宰卿叙聖躬萬福王亦致答餘各拜舞忽聞呼周姓名有二朱衣引周獨立殿下傳王旨曰寡人濫承先緒涼德是愧持盈守成自古所懼樂得賢者相與圖治聞卿學術久富意甚嘉之周曰臣疵賤儒生不學無術殿下誤聽采録使者親御王命勉臣此行遂得瞻望清光遭逢盛事王復曰寡人渴想名

賢得卿如醴泉甘露慰望可勝勉為少留共扶國事周叙謝方欲措詞而吏報班退即有別吏持牒文授周曰周宗審可特授文籍監丞日赴堂即預議事仍賜第一所俄有從侍數十名姬不下十餘輩擁周入一宅華麗奇巧服御光生周入居其中即日視事同僚各持御狀互賀自此曉則謁王午則入都堂與議一國之事皆參決焉暮則回第荏苒約半載官況益美忽一日報相國木契子齡病王召周而問曰子齡相國二十年矣政事

粗舉倘一夕不起何人可代周曰知臣莫若主君曰寡人得之矣翌日子齡薨俄報右丞屈曲蓋拜相國蓋性險愎貪汚罕倫一聞敕下人皆側目周聞之驚甚即上疏諫王曰臣聞植治有階浚流有源自昔英君誼辟不以治為可喜而常以亂為憂何則治亂之分自君子小人始一君子之正未足以杜百小人之姦一小人之姦深足以妨千百君子之正君子之為政也明達洞白其事可行其言可復小人則異是豺軀麟角羊質虎皮喜

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而相噬此堯之所以誅四凶成王之所以流管蔡史臣直筆不以四凶之罰為甚管蔡之遺為過蓋其人天怒神怨摧折已曉使尚佚其辜將自速于禍矣然其城姦穽惡頃刻之不忘富貴榮華何慮其不致譬如嘉穀纖莠必除譬彼長隄寸罅必塞所謂植治之階浚流之源係在乎人君用舍之頃一息不容間矣殿下以神聖之資守太平之緒首任棟梁以付穹窿之寄傍掇蘭茝以賁熈治之期四民均賴百世

允安今天不憖遺大老故相國木契子齡未就衰年遽終竒慭殿下更名者俊親試登庸于進退間治亂由別豈意私昵並縁乘間竊寵欲以一國之士付之佞人屈曲蓋之手蓋如何其人也蠱毒百端狐媚萬狀内藉掖庭之援外肆溪壑之求昔典户曹攫金珠如瓦礫嘗領郡寄視版藉于弁髦上恩隆寬猶為涵覆緻班宰府叨逾已甚素餐公餗顔不知羞相鼎暫虚顧乃歸之掌握比蓋之平昔所顒望而不可得者一旦得之將使吐胸

中之陰蹤詭狀盡肘後之庸方末技上以誤殿下下以誤蒼生宗社生靈俱有不忍言之禍矣且相國之位非殿下所得私一國之相位也任人非正亂源立見根本既仆枝葉從之勑下之日士為廢書民為罷市殿下聞乎否乎使其聞而不為動心則一國之事去臣所以汲汲為殿下告者猶喜其未聞而趣為反汗也臣異國書生蚤承眷遇不恤肝腦敢布腹心惟殿下揉擇取進止書上王拊案大怒曰狂生不識時宜輟以右丞為佞人

多見其不知量遣使名對時王御紫臨閤周入王怒色未解叱曰卿踈賤下士何得輒議吾大臣貫爾一死放卿東歸周對曰吾斥退固宜歸則何所王笑曰卿本世上人何不思歸周因大悟涕泣交下願乞骸骨而歸王曰卿雖為狂悖亦無甚固惡後十八年歲在班文吏當名卿顧宮媵取玉合三枚署甲乙其上賜之且戒之曰卿歸日首開其一脫或遇難次第啓視周再拜泣謝而出宮門有匹馬二卒迎曰請監丞上馬周曰我欲回賜

第取衣服物卒曰奉朝旨不許周頗悒怏馬匹輙行出城門見向使者迎以訣曰不意監丞事業止此揖而退遂至来塗而還路人皆叩馬而嘆曰忠臣去矣如國事何亦有焚香酌水西送别者少頃至台城過報恩寺門周郎下馬入齋房顧已身偃卧臺上周驚曰吾其死矣忽有呼周姓名者欲唯諾間則已警悟時約五鼓孤燈獨照東壁小豎鼻息如雷鳴周恍然而起視袖間玉合儼存因啓其一内有墨迹如鮮題曰人生無百年世事

如一夢可往衡山中峰尋五官子問之周歴歴盡記染筆亟識其顛末及曉訪了清言之即往衡岳訪異人了清堅留不可周出所書以示之呼童擕牽而去迄今不知其存不了清録其所書如此

安吉碧蘭堂素有竒怪有士晁紫芝嘗與客遊眺于彼迫暮共見水面一好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葉足履平草而来晁料其鬼物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兩

鬢蕭蕭玉釵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四明定海縣留氏婦病熱三日始甦夢吏攝入冥府見獄掾曰爾姓是甚留氏婦曰陳留之留掾顧曰幾錯乃事遂遣使回送過一冥司土木盛興婦扣使者嘆曰近來世道薄惡嗜欲無度冥司新淫獄專以鍛錬罪人耳汝歸遞相警告切須省節且毋通姦為事自取其孽可免灾傷婦人既寤徧以告人

芝田錄 丁用晦

元德秀退居安祿縣南獨處一室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餧死室中中書舍人盧載為之誄曰誰為府君犬必啗肉誰為府僚馬必食粟誰使元公餧死空腹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畢搆侍郎為廉察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所訟皆止

令狐文公除守袞州境內方旱名屬吏至公首問米價

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物價方平人心欣然以後得稔

賈耽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桑國師占師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馬首訴之公笑取筒中展盤掾鞍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三間後大槐鵲巢中叟往探不見傍有縶牛乃獲盜牛者

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桓玄於江州造盤龍舟後劉毅為刺史居之毅小字盤龍

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之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随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名臨别公以縱逸為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来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魏武帝還獻帝於許昌有小李色黄大如含桃帝甞食至今號為小御李

陶貞白有二刀一名善騰一名寳勝往來飛騰如二青蛇

李德裕取惠山泉自常州京置遞號水遞

侯景逼臺城梁武帝無所出有小兒獻計以紙為鳶繫詔書因風縱之冀有外援鳶飛雖數援卒不至臺城遂陷

煬帝在江都代王留守長安郡盜賊蜂起有獻計者刻木鵝繫詔于頸致之渭汭冀關東救兵至日放百十順

流而下竟無救至

隋文帝問賀若弼曰卿識陳天子否弼曰臣未甚識帝名之陳主以弼名重既見先拜之恭謹流汗弼戲曰卿不必如此恐悚必不失歸命侯

魏徵寢疾上曰卿必不起豈無一言徵曰嫠不恤緯上曰真藥石也徵疾亟上領幼女曰無以報卿功德卿强開眼認取新婦徵曰事去矣終不能望顧主後數年以主與其子叔玉婚

壺關錄 太行山人

李密字玄邃遼西人也（又云遼襄平人）本姓屠祖蘊仕後魏為東城令（東城在河間）為讐人陳渾切齒（渾仕丞相）懼執改姓李氏南奔歸宋宋孝文用之為直閣吏後出為安固令（安固縣在永嘉）蘊子道平仕累朝議郎隨沈慶之出牧江揚道平子遇仙在任為司州鞏縣令為魏所虜北歸魏為交城尉累入仕隨千（闕）轉副車掾入京後轉征戎將軍遇仙子曜為周太保轉官至魏國公刑部尚書未幾卒子弼

年三十二轉資龔父爵後轉范陽侯弼子寬上柱國蒲山公知名當代寛死而密起馬晉楊𤣥感將反密為畫三策密用書下策據黎陽反𤣥感敗走自殺盡獲李密等行至魏郡逃去後依翟讓反自號魏國公令祖君彦作書布告天下書曰大魏永泰元年四月二十七日魏公府上國公翟讓也元帥府左長史邴元真大將軍左司馬楊德芳等布告天下人倫衣冠士庻等自元氣肇闢厥初生民豎之帝王以為司牧是以羲農軒頊之后尭

舜禹湯之君靡不祗畏上玄愛育黎庶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而同危履薄氷而為懼故一物失所若納溝而媿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于責躬憂勞切于責己溥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于流沙瀚海窮于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致政昇平驅民仁壽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葉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豫奉綴衣孤媚而圖聖賢筐篋以取神器續成負扆狼虎

其心始瞳明兩之暉便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為梟獍便行鴆毒禍深于呰僕酷疊于商臣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嗟憤加以州吁安忍閼伯日尋斂閣所以懷兇晉陽于焉起亂殉人為樂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代本支文王表其光大況乃眾壞磐石勦絕維城唇亡齒寒奚止虞虢欲求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于聚麀人倫之禮別于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彩手之賢翻見齊襄

之恥于先皇嬪御並進銀鏍諸皇子女咸貯金屋牝雞
鳴于詰旦雌雉恣其于飛袒服戲陳侯之縣穹廬同冒
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
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幾未曉求衣昃日方食是以大
禹不貴于尺璧光武無隅于本支體此殷憂深慮幽枉
而荒耽于酒色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居窟
室每藉糟丘朝廷罕見其身辟臣希覩其面斷決自邇
不行敷奏于焉停擁中山千日之酒酩酊無知襄陽三

雅之孟留連詎化又廣名良家充選宮掖潛為九市親駕六驢自比商人見邀逆旅殷紂之譴為小漢靈之罪更輕内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唯避風雨詎待金玉之華須綈錦繡之麗故瓊臺雲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秦政以之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書廣立池臺多為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閡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為之勞人固其

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徵不過十畝人力所供纔止三日是以輕傜薄賦不奪農時寧積于人無藏府庫而科稅繁猥不知已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頭會箕斂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有萬金之費父不保其赤子夫乃棄于溝壑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烟火斷絶西蜀王孫之室翻為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謠乃復廣積薪芻多聚餱餼年

年歴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畜辛苦而飄風凍雨聊竊比于先駈車轍馬跡遂周行于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王母以歌雲浮東海而觀日家苦納秸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内守之之道在德非險長城之後戰國所為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乃追迹前代版築更興廣立基址延袤萬里骸骨蔽野流血成川積怨比于邱山號哭動于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為荒服周王

棄而不臣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强弩
末矢理無穿于魯縞衝風餘力詎可動于鴻毛石田得
而無堪雞肋棄而有用恃衆怙彊窮兵黷武唯在吞并
不思長策兵猶火也不戢自焚遂使億兆夷陵隻輪莫
返夫差喪國實爲黄池之盟苻堅滅身良由壽陽之役
欲捕鳴蟬于前不知挾彈于後復矢相顧鬉弔成行義
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正言啓沃王臣匪躬唯木
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音夏禹懸鞀待

聽箴規之美而愎諫違卜妬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戮左僕射上柱國齊國公高熲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鏤之賜龍逄無罪遂遭夏桀之誅王子何辜乃被商辛之戮致令君子結舌賢人鉗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老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販粥而錢神起論銅臭為功梁異愛金屋之蛇孟佗薦蒲萄之酒遂使彛倫攸斁政

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開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昏主嗣位每歲駕幸南北巡遊東西征伐至于詒亹跡蹕東却固守閿鄉野戰雁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紀記立功勳須酧官爵而志懷翻覆言行浮詭臨危則勳賞懸授兙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齎金同項羽之刻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人死力走九逆坂譬此非難凡百驍雄誰不讐怨至

于匹夫匹婦宿諾不虧況在乘輿二三其說其罪十也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況四維不張三靈靡萃無小無大共識殷亡愚婦愚夫咸知項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于上國猰貐暴于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虵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為計纔一而已蒼生懍懍同憂杞國之崩赤縣嗷嗷俱恐歷陽之陷且圖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殷喪之符三十姬終之數故讖籙皆云隋氏三十六而

滅此則厭德之象以彰代終之屯先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況乃攙搶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為義興兼朱省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宗廟丘墟之妖荊棘掖庭之事夏氏則灾舋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奉天弗違大誓孟津陳盟景亳三千列國七百諸侯不謀以同詞不名而自至轟轟隱隱如霆如雷雕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

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秀周太保魏國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勲世祖嗣蕭王之業禹生白水月角之相便彰載誕丹陵天保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圖籙名協歌謡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所以改卜文王厄于羑里赤雀方来高祖隱于碭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刃難當黄星出于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大人豹變之秋歷試諸艱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

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搆翼賛經綸伊尹之佐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揔管歴城公孟讓上柱國左武侯大將軍單雄信上柱國右武侯大將軍徐勣上柱國大將軍邴元真絳郡公裴行儼等並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劒則截蛟斷鼇彎弧則吟猿落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挾輈之士拔距投石之夫與馬追風吳戈照日魏公屬當斯運救此億兆躬擐甲冑跋跡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與西伯之

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為名呼吸則江河絶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尅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瀉滄海而灌殘熒舉崑崙而壓小阜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四月二十一日届于東朝而昏文武留守段達韋津皇甫無逸等昆吾惡念飛廉姦佞尚迷天數敢拒義師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自迴洛倉北遂來舉斧于是熊羆角逐貔豹争先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氷銷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

熊耳為少逵等助桀為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舉徒設九拒之謀斗角將鳴空憑百樓之險燕巢衛幙魚遊宋池殄滅之期匪伊朝夕與洛武牢國家儲積並我先據為日久矣又得回洛復取黎陽天下倉糧盡非隋有四海赴義萬里如雲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禄仁基雄才上將受脤專征遐邇猶歸安危是托識機知變還虞事夏衮謙擒于藍水須陁獲在滎陽實屡戰没于淮南郭詢授首于河北隋之亡没料可知矣清河公房彦藻近

持戒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激安陸汝南隨機蕩定淮安濟陽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又破濟陰于是海内驍雄咸來嚮應封人瞻取長平之鏡郝孝德據黎陽之倉李士林虎視于民平王湘仁鷹揚于上黨劉興祖起于北朔崔白駒在于穎川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會滄濵之右函谷之東牛酒獻于軍前壺漿盈于道左諸公等並衣冠華胄杞梓良材神歆靈澤之秋列地封侯之始豹變鵲起今也其時黿鳴鼉

應見機而作宜加鴆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蕭何之奉高帝功名金章紫綬軒蓋珠輪富貴已重當年珪組仍傳後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夫桀犬尚私王莽之恩仍懷蒯聵之祿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困于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幸不自疑猛虎猶豫舟中敵國夙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援如睹于成事守迷不返崑山縱火玉石俱焚仗義噬

臍悔將何及黄河如帶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祖君彦范陽人齊僕射孝徵第六子博學强記下筆成文贍速之甚聲馳海内吏部侍郎薛道衡嘗薦之于隋文帝帝曰豈非歌殺斛律明月人兒耶煬帝嗣位尤忌知名遂依常調為東郡書佐校宿城令稱為祖宿城自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及李密用為元帥府將長史記室參軍恨被隋朝擯棄所以縱筆直言唐高祖屯兵壽陽衆號五十萬遣仁則齎

書至密負其強自為盟主密作書報曰頃者皇綱失統人神離擾運窮陽九數終百六四海業業常懷逐鹿之心百姓嗷嗷家有瞻烏之望故炎帝衰則軒轅出夏癸亂而成湯起尚勤二十七位終勞五十二戰大極橫流重安區域及周之季世七雄並據漢之末年三分鼎峙雖由天時亦由人事自大業昏凶年逾一紀牝雞司晨飛虎擇肉遊洛莫返終傷五子之歌宮室奢侈寧止百金之費加以巡幸靡極役用無窮筋力盡于征伐賦稅

窮于箕斂夫行妻寡父出子孤溝壑如亂麻之多大陵有積屍之氣況雄圖早著壯志遠聞白武安之用兵張文成之運策遂能見機而作覲舋而動奮臂鵲起拂衣豹變是知一繩所繫寧維大樹之顛阿膠欲投未止黄河之濁昔項伯亂楚儆子去殷非夫明哲豈能及此與兄泒流雖異根系本同俱禀鳳喙之風共成龍德之後實願永作維城長為磐石自惟虛薄幸藉時來為内英雄共推盟主銳師百萬為旅上將四七成羣牛馬谷量

羅紈山積開鉅橋之粟襁負攸歸發敖倉之米人夫斯賫故能長淮之北滄海以西莫不篚厥玄黄爭獻牛酒轟轟隱隱如霆如雷滅周者九鼎知輕亡秦者三户云衆況晉陽之城表裏山川共為唇齒天下誰敵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豈不偉哉豈不休哉願遣步騎數千次于河内聽待至日即欲會盟當時面奉光儀親論進止東都江都消息来去具知動静今涼風已届大火将流戎略務殷唯宜動息

令脫蒙親降玉趾側聽金聲雲霧既披適願無已唐公得書大笑曰李密陸機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西京未遑東伐既欲拒絶便是更生一秦宜優待之使其遷善記室承指報密曰項者昆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戍卒鋤耰荊棘爭帝圖王狐鳴蠭起翼翼京洛强弩圍城膴膴周原僵屍滿路昭王南巡汎膠船而忘返允奴北盛將放髮于伊川輦上無虞羣下能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吾雖庸劣幸承餘緒

出為八使入典八屯雖云位末為髙足成非賤素飡當
職僶俛叨榮從容平勃之間誰云不可但顛而不扶通
賢所責主憂臣辱物議徒然等袁安之流涕極賈生之
痛哭所以仗旗投袂大會義兵援撫河朔親和蕃塞兵
陳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
豹變先鞭啓宇當塗聿來中土兵臨郏鄏將觀周鼎屯
營敖庾酷似漢王前遣簡書屈為唇齒今來辱旨莫我
肯顧天生蒸庶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

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億兆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豈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于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執顧此中原鞠為茂草興言感嘆實疚予懷未面虛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横深慎重堂勉滋鴻業誠大雅之詞也密得書大喜自是信使頻遣往来有道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于密軍旅揮霍

失其本文題其封曰大衆雖聚恐米盡人敗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雖未遑遠略心異其言以書招之曰齊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覽而味之佳翫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故崆峒之上軒轅問于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于缺齧是知肥遯為美齊物攸歸雅度與蘭杜俱芳高風共雲霞並等孤門承世胄地籍餘緒平生大志豈

圖富貴只為時逢板蕩代屬艱虞猒海水之羣飛憫蒼生之塗炭便與二三人傑百萬武旅欲受降于軹道將問罪于商郊未遇玄女已思黄石詎有啓沃謀猷弼成韜鈐者也百戰百勝之竒七縱七擒之略每求符筮實勞夢想先師學究本源術苞竒政八風五星之候玉函金匱之形莫不洞曉于心若指諸掌令龍戰于野鶴翔寥廓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授首是曰仁人除暴靜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令也其時師宜躡屩擔簦用虞

卿之襖披裘靴軨韈婁敬之風引領瞻望拂席相待遲聽鄴生之談方聞左車之説桂樹山幽歳云暮矣桃花源遠想見其人冬首薄寒比如宜也想攝養有方當無勞慮庶不違千里早赴六軍孤已勒彼州令以襖相送冀而非遥遺此不多及書送鴻客晦昧林野莫知所之

宇文化及弑煬帝于江都唐高祖始即位改元江都凶問至東都越王侗即位李密使房彦藻詐云密欲降隋猶慮羣臣異議者越王乃授密太尉尚書令兼征討諸

校事詔曰我大隋之有天下于兹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祖混一華戎東曁蟠桃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德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為臣妾加以寳貺畢集祥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知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奥極順兹望幸所以往歲省方展禮賜覲停鑾駐蹕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華不移豈

意釁起非常退于軒階事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殞潰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哲王有此逮剝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且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器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霑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過九命禄重天下禮極人臣居榮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涓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内外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從昇聖祚位列九卿但性本兇狠恣甚貪穢或納交惡黨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狀盈

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萊戚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尋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奬擢之義人間稀有化及梟獍為心鳥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暴于行路口不忍言有扈之在夏時犬戎之于周代痛辱之極亦未為過朕所以殞首崩心飲膽食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公卿士庶羣寮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滅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在靖復

今者離黼扆而東旆鉞釋衰麻而擐甲冑含冤誓衆忍洎興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盗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遏羈縻囚挹其身自稱霸相專權擬于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宫闈昂首揚眉初無慚色衣冠朝士外懼免威志士誠臣内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丹誠内發寵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貔虎爭先熊羆競進金鼓震聾若火焚毛鋒刃縱横似湯沃雪魏公志在康濟投袂前驅朕

親御六軍星言繼軌以此衆戰遂斯須舉壁山可以破
射石可以穿况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師傳衛皆憶
家鄉江左淳黎南思邦邑比來表疏絡繹人信相尋若
王師一臨舊章惭覩自皆卸甲倒戈氷銷鳥散且閒化
及自恣天奪其心妄戮不辜詘辱人事莫不道路以目
號天踊地朕今復讐雪耻梟斬者一人拯溺救焚所褁
者士庶凡因從駕在賊所者一從原免罪悉不論已詔
魏公掃平之日縱援賊官明非本意忽因請計為賊若

戰前自投赴官軍者量加爵賞表其誠節朕忝即大位克在進賢比來擢引勳舊皆縻好爵其趨駕朝士雖未至東朝皆遥授官職不為異等父子兄弟咸亦引擢内外朝集冕衣官品禄廪賜物准例給之務在哀矜俾無困乏唯望天監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化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其兵術戎機緫取魏公節度處楚之詞也越王仍别與密書以伸厚意

皇帝敢問太尉尚書令東道行軍元帥上柱國魏國公

司農卿李儉等至覽表具之公以厚地鴻材冠冕當世連城重價領袖一時加以博學令聞雄才上略縉紳攸仰雅俗傾心朕昔居藩邸久相欽尚眷言敬愛載勞夢想常恨以事塗之情未遂神交之望鬱結何似今屬王室不造賊臣作難南征不久蒼梧未歸雖地承丕緒應此盟命泣血冕旒之下飲膽宮闕之中公孝義為心聞于遠邇仁恕待物形于內外且卿相門克昌日久高祖撫運之年明聖在藩之日非為義合實亦家通今公智

足匡時威足夷難奮高世之略動勤王之師經綸國家
雪復讐耻此是公之任也更俟何人前度公此懷必可
暗寄故馳遣尺一聊布腹心忽得今表事若符契詞高
理至義重情深執對循環以悲以慰昔韓信之道合漢
南竇融之功成河右以古譬今萬分非一今日以前咸
共刷蕩使至已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
之利委公指麾皇靈在上幽祇在下福謹禍盈天地常
數公率義衆翦戮兇醜朕與天下共賞之宇文化及滔

天搆逆傾覆惟㡳朕與天下共誅之且聞元兇初謀誑惑内外及行大祠殘忍極理文偽覇相據有宫闈文武官大夫凡有所職心痛鼻酸聲徹天壤今公率有名之師接無妄之衆頽山壓卵覆海滅熒不俟終日元功早建朕以赤心委公公以素懷付朕魚水一合金石不移即是韓彭更生伊周再出欲公存心撝揖以效古人而古往今来彼何人也道髙者不以俗務為累德厚者不以名實為心公運此謀猷除彼喪亂匪躬之節出于世

表豈以名秩而挂雅懷但功高茂實義弘往策屈已從務亦達者之心故有今授恩禮之耳既彼此義合蠲類家公所授官秩悉依前定承制封拜事有舊章任公便宜量加除授必若須行詔勅待報即送告身務在機權勿為形迹知摧破凶徒已遂意于洪達令起釁之黨擒獲送身非直朕之甘心亦甚表公深意梟類才蠢命延晷刻待公東行事車返旆西討魁復關河矯足可待司農卿李儉等既將君意遠來非無勞役所以並據授官

以荅來貺總戎之心去此稱遥東望風烟情深為擄秋首猶執夙夜務敵念保千金慰兹延望隱若敵國非獨往賢今與公合圖亦是幽明注意公其勉之嗣天心也故遣銀青光禄大夫大理卿張權等指宣往意權至寇北面就臣位拜授詔敕寇至兗戰敗歸長安皇朝拜上柱國光禄卿邢國公以表妹獨孤氏妻獻策勸其舊兵歸鎮東土高祖許之及行帝悔敕詔寇歸朝廻到桃林反叛時史實藏為熊州留守遣將軍劉善武討之寇敗

死寄妻獨孤氏為周宗以下原闕

弇鸎集

宋　無

李煜歸附後欝欝不樂見于詞語在賜第之夕命故妓作樂聞于外太宗怒人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襲成釁江南録云李國主周后隨後主歸附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宫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外聞之主多方宛轉避之云此非汝家又李國主歸附後與金陵舊宫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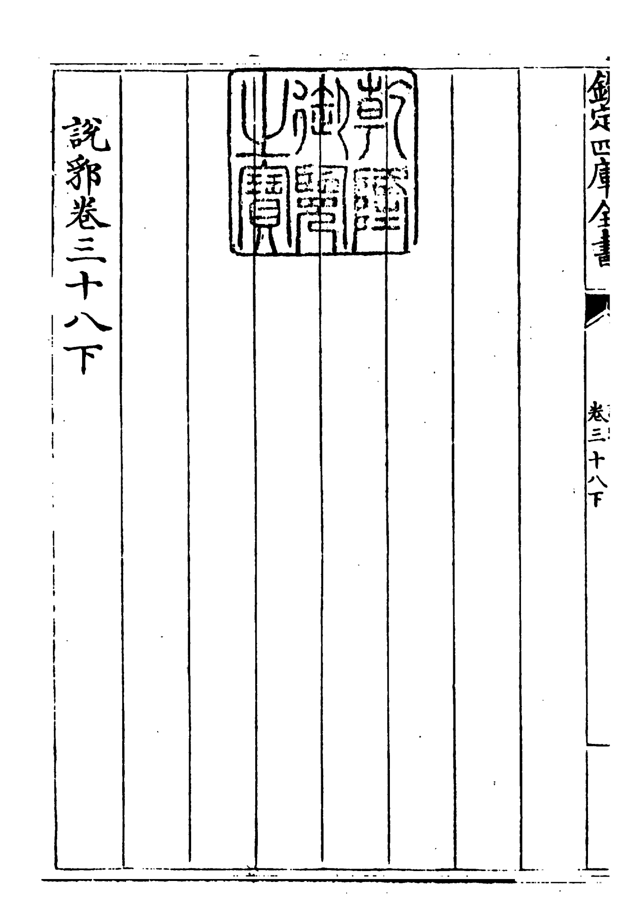
孫某為武彊都監妻生女皆為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仕歸復官嘗仕遼為翰林學士修國史著北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為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淵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瑶席後庭一曲悠風流國主風流今易收淚洒臨江悲故國公卿獻籍朝未央勑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曽不輸織室供奉一

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其土雙燕清
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黄河應
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更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
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可歎身
存抑何顧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遺舞不由人採珠拾
翠衣裳好深紅暗盡驚沙壓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
琶酒闌泣無言數遍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
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黄鵠寄

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邉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真風觀李王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于后有大寧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知將至門過小橋馬三躍而三却同甫怒拔劍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同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

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唐非帝王之居據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謹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于稼軒假十萬緡以濟食稼軒如其數與之



說郛卷三十八下